

中国潮人

# 诗词大会“榜眼”、甘肃农民工朱彦军—— 爱诗，我既孤独，也从不孤独

潮声 | 执笔 来逸晨

人群熙攘，爱诗的人，却是孤独的。

甘肃平凉朱彦军，就是这样一个孤独地爱着诗词的人：一天24小时，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干活，其余时间，他都要与诗为伴。兴许因为他的职业是农民工，旁人眼里，朱彦军对诗词的这份“独爱”，多了一层跟现实较劲儿的“执拗”味儿：

别的工友打牌，他看诗词读物；别的工友刷短视频，他听诗词节目；累了一天，大伙儿都躺下了，他还要挑灯读诗；找活儿间隙，别人结伴出游，他非要自己去逛旧书摊……

“都是干粗活的，学什么文化人啊！”偶有工友戏谑，他只笑笑，扶了扶眼镜，继续沉浸在诗词的世界中。

刚刚落幕的央视热播节目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上，50岁的他一身深蓝色工服，黑色半框眼镜，瘦削的脸上笑容可掬。农民工大叔逐梦舞台，成为不

## (一)慰藉了心灵，抚去了疲惫

“整个场子里，就我一个初中生。”

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，朱彦军露出了登台比拼时的同款笑容，质朴中透着一丝腼腆。

他笑着自嘲，除了正在读小学的少儿团选手外，像自己这样“一把年纪，读书却只读到初中毕业的人，怕是没有第二个”。

不过，这并不妨碍他攀爬中国古典诗词的高峰，常把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（毛泽东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）挂在嘴边。

诚然，“勇”“胆”，是外界“写”在这位“亚军”农民工选手身上的关键字，认为这便是他完成人生逆袭的“密钥”。在“鸡汤成功学”盛行的当下，这解读似乎合情合理，符合大众逻辑。

朱彦军思索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谈不上什么成功，也没有什么秘诀，我就是喜欢。”大白话，依旧说得质朴而坦然。

交谈中，记者渐渐明白了朱彦军“摇头”背后的涵义：

诗词之于他，并不是一种挑战，更不是一个考验勇气和胆量的难关；诗词，是他的人生“交响乐”，是一种萌发于童年的纯粹热爱。劳碌的时光里，它们慰藉了心灵，抚去了疲惫。

朱彦军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痴迷诗词的渊源。原来，从小他对诗歌就有种特别的“敏感”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……”与许多人一样，小学一年级课本中，唐

代诗人李绅的一首《悯农（其二）》，成为朱彦军生命中接触的第一首诗歌。

“那时候，还不懂押韵、对仗，只觉得读起来很顺，很有味道，像唱歌一样。”兴许因为祖辈世代务农，他的脑海中出现了爷爷和父亲在烈日下辛勤耕作的场景。韵律和意境两相叠加，小小的朱彦军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感悟。很美好，很沉浸。不一会儿，他就背了下来。

与诗结缘后，小朱彦军便常在课余读诗来读。对于诗歌，他是认真的。三年级时，他学会了查字典，从此字典不离手。每当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就按偏旁部首，数着笔画查字典，并认真写上备注。至今，他仍保留着父亲的两本旧书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和《唐诗一百首》。泛黄的旧纸张上，画满了朱彦军儿时歪歪扭扭的拼音备注。

“那时家里穷，没什么书，同学家也很少有，所以，它们是我仅有的课外读物，爱不释手。”小学毕业时，朱彦军已将书中诗词背得滚瓜烂熟。长大后，手上有了一点余钱，逛旧书摊、淘二手诗集就成了朱彦军的休闲方式。时间更充裕的话，他会拿着笔记本，去大书店里读书抄录。

诗为春风、词为雨露，朱彦军的心里，逐渐长出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。那里头，生命之树生机绵延，不断给予他无穷力量。

朱彦军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痴迷诗词的渊源。原来，从小他对诗歌就有种特别的“敏感”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……”与许多人一样，小学一年级课本中，唐